

全球通史

公元1800年—公元1900年

HISTORY OF THE WORLD

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通史.9/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著;王志军等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472-0140-4

I. ①全… II. ①美…②王…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9894号

全球通史

HISTORY OF THE WORLD

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埃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部主任：吉利安·穆尔
副主编：伊尔思·格雷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特普尔斯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兰

《新的革命》编务：

编辑：弗格斯·弗莱明
策划：玛丽·斯塔普尔斯
撰稿：克里斯·法尔曼
研究人员：苏斯·道森
审稿：克里斯汀·诺贝尔
策划助理：拉塞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摩里·苏珊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阿曼达·辛德利
图片统筹：佐薇·斯潘塞

编辑制作：

主任：萨曼塔·希尔
程序管理：埃玛·维斯
编辑部：特里萨·约翰
布拉·利尤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莱·帕克，美国伊利诺斯州厄巴纳—
香彭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
琳学院当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英国工业革命：

理查德·奥弗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当代史讲师。

中国：

迪尼斯·特威切特·吴高登，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汉学
教授。

波拿巴帝国：

科林·卢卡斯，牛津大学巴利尔学院研究员。

拉丁美洲：

约翰·林奇，伦敦大学拉美史荣誉教授。

南部非洲：

理查德·拉思伯恩，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当代非
洲史讲师。

特约撰稿人：

尼尔·弗尔贝恩，迈克尔·克里根，阿兰·洛西恩（文
献）；希拉·科，蒂姆·弗雷泽，德博拉·波纳尔（研
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波恩）；
玛丽·温森沙·阿洛西（巴黎）；
安·耐顿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埃德·霍兰（加拉加斯）；
沙伦·史蒂文森（利马）；
特里尼·班德罗斯（马德里）；
帕特里夏·斯特拉森（巴黎）；
约翰·梅尔（里约热内卢）；
安·怀斯（罗马）；
罗伯特·克鲁恩（瑞士）；
特劳德尔·莱辛（维也纳）

中文译者：

郑守疆 韦 汉 王志军 汪少华 赵沛林

《殖民时代》编务:

编辑: 查尔斯·波埃勒
策划: 里恩·布朗
研究人员: 夏洛林·卢卡斯
审稿: 弗朗西斯·维拉热
策划助理: 拉塞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 摩里·苏珊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 阿曼达·辛德利
图片统筹: 热罗昂·伯格曼

编辑制作:

主任: 萨曼塔·希尔
制作助理: 艾玛·维斯
编辑部: 特里萨·约翰
黛博拉·莱丽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 伊利诺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 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
院现代印度历史讲师。

印度:

克里斯托弗·贝利, 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
院现代印度历史讲师。

德国:

约翰坦·斯坦伯格,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历
史学讲师。

非洲:

理查德·拉特伯恩, 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非洲
历史讲师。

澳大利亚:

卡尔·布里吉, 新英格兰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

美国:

休·布罗干, 埃塞克斯大学历史高级讲师。

特约撰稿人:

尼古拉·贝斯特, 约翰·科特雷尔,
温德森·克尔顿, 尼尔·弗尔贝尔,
埃伦·卡尔弗德(文字);
谢拉·科尔(审定)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波恩);
玛丽·温森沙·阿洛西(巴黎);
安·耐顿森(罗马); 克里斯蒂娜·
利伯曼(纽约)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安吉·雷迈尔(波恩); 约翰·杜恩(墨尔本); 伊
丽莎白·布朗(纽约); 安·维尔斯(罗马)

中文译者:

徐家玲

责任编辑:

袁一鸣

/ 目录 /

新的革命

1	波拿巴帝国	11
	短论：1848年欧洲革命	46
2	英国工业革命	57
	短论：浪漫主义：精神大解放	83
3	拉丁美洲的解放	91
4	门户洞开的中国	119
	短论：追求知识	144
5	争夺南部非洲	157

殖民时代

6	拉贾的全盛时期	191
	短论：进步之光	219
7	铁血宰相俾斯麦	227
	短论：解决亿万人的吃饭问题	251
8	角逐非洲	261
	短论：民众的艺术	291
9	澳大利亚的形成	299
10	美国的分裂	321
	短论：焦虑的潜流	355
	大事年表	360

外國圖書

181 國際安全與發展 0

182 國際法 1

183 國際法 7

184 國際法 1

185 國際法 8

186 國際法 1

187 國際法 1

188 國際法 11

189 國際法 1

190 國際法 1

全球通史 | 新的革命 |

拉丁美洲



欧洲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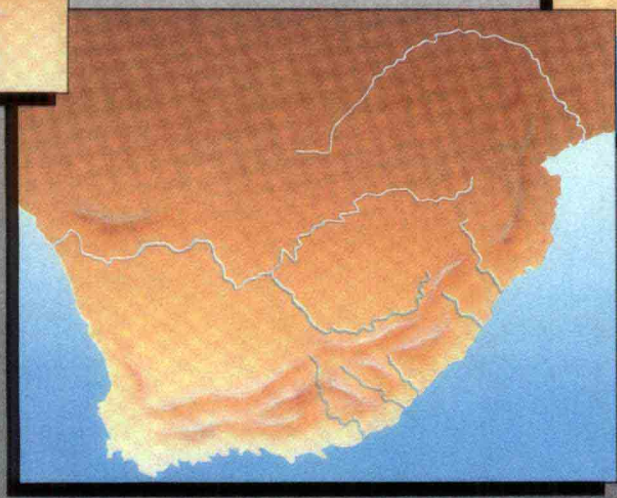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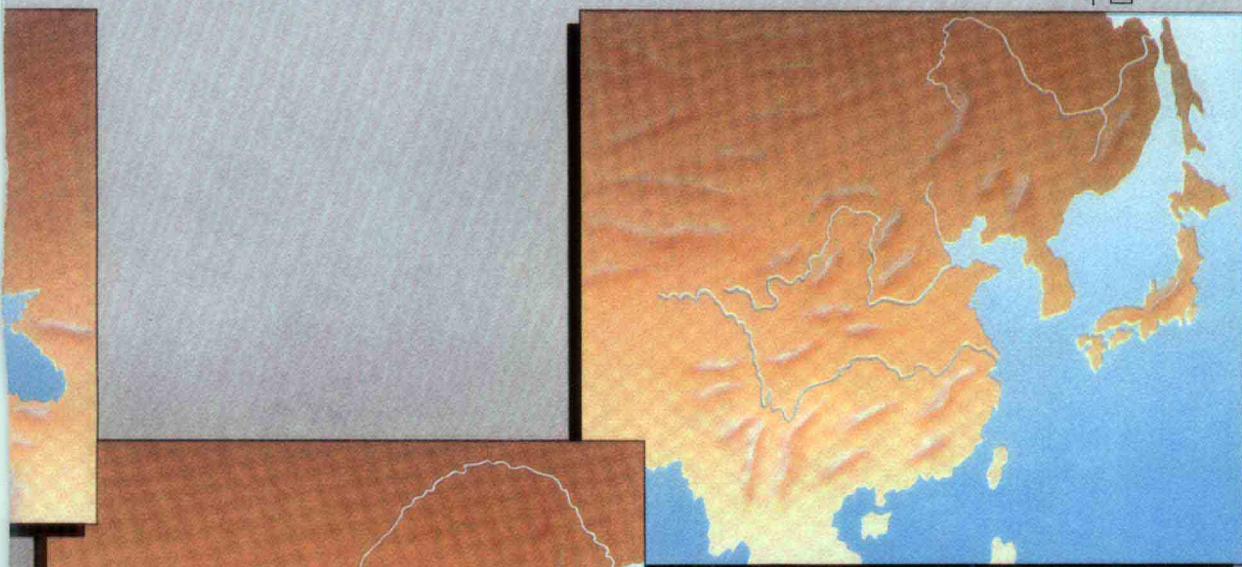


英国

公元1800年—1850年



中国



南部非洲





波拿巴帝国

1

古老伟岸的巴黎圣母院显示出一派非比寻常的景象，在巴黎城的历史上也属少见。现下是1804年，大约十年前，大革命时代轰隆的囚车把受死者们运到那座曾斩下过法兰西国王头颅的断头台上，以自由的名义将他们处死。现在，尽管是寒冷的12月天气，当年驶过囚车的街道上仍挤满了欢庆新皇帝加冕典礼的人群。这位拿破仑·波拿巴，来自科西嘉岛的35岁将军，法兰西的统治者，如今已不再满足于共和国终身执政的头衔了。

拿破仑身披长袍，佩戴着象征崭新地位的全套饰物——包括仿制的查理大帝佩剑以及他以查理大帝的继承人的身份为自己设计的金质王冠——出现在前来观礼的8000名法国人和外国显贵面前。他的妻子约瑟芬陪伴在侧，罗马教皇庇护七世用圣膏油为他行了涂油礼。实际上那膏油只不过是替代品，真正的膏油几年前在一个激进的革命者提议下，被当众付之一炬，那位革命者恰是约瑟芬的第一个丈夫。不过，仪式的下一个程序可是毫不掺假的。拿破仑一世从年老的罗马教皇手中拿过王冠，稳稳地戴在自己头上。“皇帝万岁！”人群爆发出了欢呼声。法国，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产生了一位新皇帝。

在过去的五年里，拿破仑将法国由一个动荡的、革命中的国家改造成了积极进取而权力集中的共和国，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在未来的几年内，他的军队就会踏遍整个欧洲，通过一系列战役，将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东起波兰西至葡萄牙的广大地区。甚至在俄罗斯帝国的核心——莫斯科的街道上，也会响起法国军靴的脚步声。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式的政府和管理。在拿破仑于1815年被欧洲反法联盟合力击败，帝国瓦解后的很长时间内，拿破仑的军事占领造成的现实仍继续存在着。

目睹拿破仑兴衰荣辱的半个世纪，也是另一变化的见证人。在英帝国，一种新生的力量汇集起来，以摧枯拉朽的工业力量影响了整个欧洲。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以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社会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用蒸汽为动力的工商贸易积聚起大量财富，使英国成了其他国家追随效仿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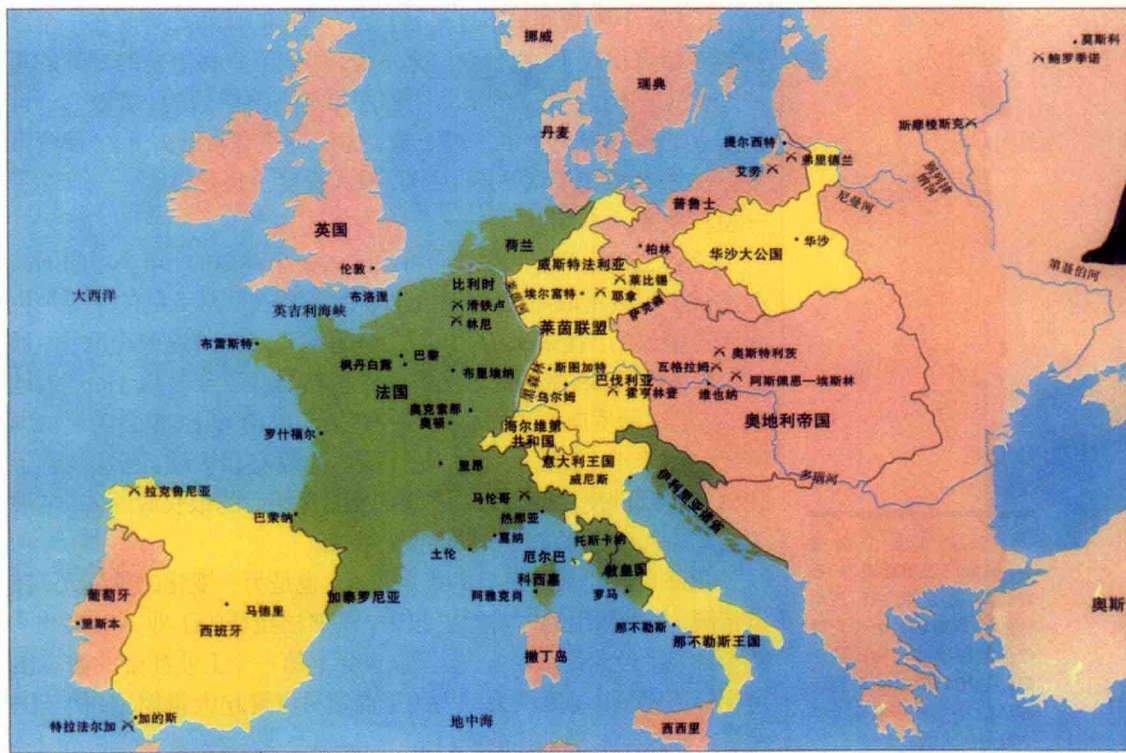
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双眉紧蹙，扫视着战场。这是霍拉斯·沃奈特的油画局部。拿破仑凭借他的军事韬略和政治敏锐，在20年间从一个科西嘉小贵族变成了主宰大半个欧洲的人物。

正当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大事扩张之际，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帝国却处于衰落状态。在中国，英国采取军事威胁与鸦片输入相结合的卑鄙手段，使这一曾经不可一世的老大帝国，在西方贸易者面前屈膝称臣。在拉丁美洲，革命者奋起抗争，打碎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枷锁，缔造了独立共和政体。在南非，英国和尼德兰殖民者的足迹深入到开普以外的非洲腹地，在殖民者的进攻下，土著人所建立的国家分崩离析。

在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帝国扩展到了西起西班牙，东到俄罗斯边界的广大疆域，置于法国直接统治的地区（以绿色标识）包括法国、加泰罗尼亚、尼德兰、达尔马提亚沿岸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其他附庸国（以黄色标识）主要由波拿巴家族成员来实行统治。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法国的占领为实行集权统治和自由制度创造了条件。例如，成立于1806年的莱茵联盟，逐渐合并了大约300个德意志小邦国，它不但扫荡了众多小公国的因袭守旧政体，而且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热情。甚至在1815年拿破仑退位、帝国瓦解后，法国的法典和行政管理体系在大部分曾被占领的地方仍得以保留。

在西方，新世纪的头15年是由拿破仑主宰的。他把指挥才能和雄心大志同上个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的谈判和战争技巧结合起来，予以充分的发挥，使得大部分欧洲臣服在自己脚下。这一壮举即便以一个出身王室的统治者来说，也是超乎寻常的。然而，在1804年创造了帝国辉煌的人，竟然是一位土里土气的科西嘉律师的八个孩子中的一个。正如他在加冕那天对自己的兄弟约瑟夫说的那样，“现在若是父亲能看到我们该有多好”。

这位未来的皇帝于1769年生于科西嘉的阿雅克肖城，



时值法国王室从热那亚共和国手里买下动荡不安的科西嘉之后不久。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是当地的公证人，自称是12世纪托斯卡纳一位贵族将军的后裔。作为小贵族，波拿巴一家希望在法兰西帝国这一古老政体中争得作为贵族应该享有的特权。

然而这一古老的政体却正在走向终结。虽然在拿破仑出生时没有人真正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风暴，然而大多数有文化的人们都意识到了某种新的时代开端已临近了。

拿破仑9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了法国奥亨中学，开始了他在大陆的生涯，此后他的经历才为人所知。在那里，他学习法文以代替并不适用的意大利语。几个月之后好消息传来，夏尔·波拿巴终于说服法国的法庭，承认了自己的科西嘉贵族头衔——这对于他儿子的军事生涯来说无疑是颇具意义的一步，因为法国军官团队的征募严格限定在贵族范围之内。国王甚至还向破落贵族的子嗣提供奖学金。拿破仑进而转到法国东部布里埃纳城一所比较著名的军事学校。

毕业前夕，学监在对他的评定中写下了对拿破仑的操行以及数学的赞美之词，同时，也指出了他在音乐、舞蹈以及其他社会技能方面的欠缺，最终的结论是“这个孩子将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水手”。然而法国海军却从来没有察觉自己的损失。15岁时，他转入了培养军官的巴黎军校。一年以后，拿破仑被分派任炮兵少尉，这在大部分军校学员中是要用两三年时间才能得到的。炮兵在当时并不受尊崇，然而却是一个极具发展前途的新兴兵种，18世纪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对炮兵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于其他兵种。

法国社会早在1785年就出现了裂痕，在四年内，大革命的岩浆就喷涌而出。但在法国旧政体的最后日子里，军旅生活是悠闲惬意的，隔上很长时间才有些军务。拿破仑比其他尉官们读得书多，并且在写一本关于科西嘉历史的书籍。他醉心于当时法国社会上风行的自由、改革的观念，但是，在奥松，他利用参加炮兵学校的机会，担任了高级军官在技术操作方面的助手，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结交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朋友。也是在这个地方，拿破仑在他指挥的军队第一次在镇压饥兵暴动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积极效力的姿态。

拿破仑在巴黎与科西嘉之间穿梭中度过了革命的最初几年，他千方百计使自己当上了阿雅克肖城新组建的国民卫队的一名中校。对于一名年轻的尉官来讲，这个职务极具吸引力，但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有很多科西嘉人想利用大革命的机会争取科西嘉的独立。拿破仑立即活跃起来，然而他却在镇压行动中失败了，结果他的全家不得不在1793年6月从科西嘉仓皇逃到了法国南部。



这只精美的镀金瓷盘上描绘了法国学者忙碌地测量埃及狮身人面像头部的情景。1798年拿破仑挥师入侵埃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威胁英国攫取印度财富的交通要道。然而他却如饥似渴地研究起埃及的历史来，当时，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孱弱的附庸国。这只瓷盘是一副艺术加工过的餐具中的一件，全套餐具包括66只这样的盘子，每一件都绘有不同的埃及景观，全都是依照现场写生临摹的。这样的器皿只是由拿破仑的远征鼓动起来的埃及热的一种表现形式。

尽管存在着保王党人地区性的抵抗活动，但现在却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激进的雅各宾派控制着法国。新生的共和国独自和差不多整个欧洲作战，政府需要得到每一个战士——尤其是像拿破仑后来所做的那样，得到能够起草充满革命气概的小册子的战士。他的宣传活动使他引起了革命政府驻南方代表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的注意。

罗伯斯庇尔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土伦港，无能的保王党让英国人的军舰开进了这个港口。临时拼凑的共和军力图逐出英军，在作战中，炮队指挥官负了伤，年轻的拿破仑自然而然地取代他，继续指挥战斗。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机会主义他所得到的第一次真正机会，他也果然没有浪费这个机会。在罗伯斯庇尔的赞许下，拿破仑迫使自己的顶头上司接受了他的作战计划，即用大炮向掩护港口的英国舰队轰击并迫使其退却。就这样，在12月，这位新提升的少校建立了功勋：土伦，这个使共和国处境困难的堡垒，在48小时被攻陷了。

在土伦之战中负伤的腿尚未痊愈，拿破仑在几天之后又被授予准将军衔，驻扎在意大利境内。

在那里，法军与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发生

了激烈的冲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不仅控制着意大利北部以及尼德兰，

而且宣称对夹在意、荷两国之间的众多德意志封建小邦负有责任。1794年盛夏，拿破仑的深谋远虑初见成效。24岁的将军在自己的面前开拓出了光辉的前程。

在革命期间，身居



这是约瑟芬的密友吉恩·巴提司·伊沙贝为约瑟芬所做画像之一。这位拿破仑的发表穿的长裙是专为她参加拿破仑加冕典礼设计的，以表现她的身份。约瑟芬生于法属加勒比的马提尼克岛，她的第一个丈夫亚历山大·德·伯哈奈斯死在革命党人的断头台上，而她却活着，而且成为巴黎社会的核心人物。拿破仑对她的美艳和雍容十分倾倒，遂于1796年和她结婚，当时他是26岁，约瑟芬是32岁。由于她的奢靡和放任，以及未能生下帝国的继承人，他们的婚姻在1809年终于解体了。



高位的朋友既是财富，又是靠不住的仰赖者。当热月党人取缔了罗伯斯庇尔的巴黎政权后，波拿巴也随之被捕，以叛国罪遭到监禁。雅各宾派的人头在法兰西到处乱滚，他的脑袋差一点儿也加入那个行列。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很快被撤消了。然而，他的政治后盾消失了，一切都处在新政权救国委员会的统治下，他的前途出现了危机。一连几个月，拿破仑在政府部门跑来跑去，他甚至作好准备，放弃一切，到奥斯曼土耳其去作雇佣军。

1795年10月，拿破仑又时来运转了。救国委员会陷入了叛乱的威胁之中，巴黎街头也隐伏着起义的危险。那个月里，一大批暴徒威胁要扫荡杜伊勒里宫；负责防卫任务的保罗·巴拉斯忽然记起近在咫尺的拿破仑，正是急需之人。年轻的将军于是迅速集合起炮队，冷酷无情地用霰弹轰散了暴动者。200多人陈尸首都的街头，拿破仑的未来却保住了。

出人意外的是，除了得到巴拉斯的支持和提升外（由此拿破仑在10月底担任了内防军司令），拿破仑还把巴拉斯的情妇约瑟芬拉到了怀里，她原是被革命党人处死的贵族的遗孀。1796年3月，他们结婚了。此前约瑟芬家的家庭律师曾警告约瑟芬，说她的未婚夫除了“军装和剑”一无所有。这是一桩不幸的结合。拿破仑是受到了约瑟芬的美貌、教养和传说的财富的诱惑，而约瑟芬则相信她的求婚者有着非凡的前途，会把她从小心掩盖着的贫困中拯救出来。这桩婚姻一开始就露出了不祥之兆：新婚之夜他们正在洞房中做爱时，这位将军竟被他的新娘的狮子狗咬伤了腿。不久，他们两人便各寻新欢了。

无论这桩婚姻中充满多少误解，约瑟芬对丈夫的前途的判断却是正确的。自从晋升将军后，拿破仑一直在谋取前敌指挥官的职位，巴拉斯现在已经成为督政官之一，他满足了拿破仑的要求，把任命作为献给他的结婚礼物。在结婚的前几天，拿破仑接到了命令，婚礼刚过两天，这位不满27岁的将军就率领一支不大的军队踏上了征途，去领导意大利境内的革命战争。

法军的意大利军团在人数上远远少于奥地利军队，装备极差且士气不振。军官对年轻的统帅心存蔑视，认为他的任命靠巴黎政界的荫庇关系获得的，并非凭借军事才能。然而在仅仅几个月内，波拿巴就把散兵游勇的军队训练成了善战之师，一连串的战绩为他赢得了全军的信赖。他的科西嘉名字中的非法语的“u”去掉了，辘重的缺乏也帮了他的大忙：没有